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### 第三回 領事館鋪張賽花會 半敦生演說西林春

卻說薛淑雲請雯青在一品香大餐，正在談著，門外走過一人，順齋見了立起身來，與他說話。說畢，即邀他進來。眾人起身讓座，動問姓名，方曉得是姓雲，字仁甫，單名一個宏字，廣東人，江蘇候補同知，開通闊達，吐屬不凡。席間，眾人議論風生，都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。雯青在旁默聽，茫無把握，暗慚慚愧，想道：「我雖中個狀元，自以為名滿天下，哪曉得到了此地，聽著許多海外學問，真是夢想沒有到哩！從今看來，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，總要學些西法，識些洋務，派人總理衙門當一個差，纔能夠有出息哩！」想得出神，侍者送上補丁，沒有看見，眾人招呼他，方纔覺著。匆匆吃畢，復用咖啡。侍者送上簽字單，淑雲簽畢，眾人起身道擾各散。雯青坐著馬車回寓，走進寓門，見無數行李堆著一地。尚有兩個好象家丁模樣，打著京話，指揮眾人。雯青走進賬房，取了鑰匙，因問這行李的主人。賬房啟道：「是京裡下來，聽得要出洋的，這都是隨員呢。」雯青無話，回至房中，一宿無語。次早起來，要想設席回敬了淑雲諸人。梳洗過後，更找華如，約他同去。晚間在一家春請了一席大餐。自後，彼此酬酢了數日，吃了幾臺花酒，游了一次東洋茶社，看了兩次車利尼馬戲。一日，果然領事館開賽花會。雯青、華如坐著馬車前去，仍沿黃浦到漢壁禮路，就是後園門口，見門外立著巡捕四人，草地停著幾輛馬車，有西人上來問訊。二人照例各輸了洋一元，發給憑照一紙，迤邐進門，踏著一片綠雲細草，兩旁矮樹交叉，轉過數彎，忽見洋樓高聳，四面鐵窗洞開，有多少中西人倚著眺望。樓下門口，青漆鐵欄杆外，復靠著數輛自由車。走進門來，腳下法蘭西的地毯，軟軟的足有二寸多厚。舉頭一望，但見高下屏山，列著無數中外名花，詭形殊態，盛著各色磁盆，列著標幟，卻因西字，不能認識。內有一花，獨踞高座，花大如斗，作淺楊妃色，嬌艷無比。粉鬚下垂如流蘇，四旁綠葉，彷彿車輪大小，周圍護著。四圍小花，好象承歡獻媚，服從那大花的樣子。問著旁人，內中有個識西字的，道是維多利亞花，以英國女皇的名字得名的。二人且看中國各花，則揚州的大紅牡丹最為出色，花瓣約有□餘種，餘外不過蘭蕙、薔薇、玫瑰等花罷了。尚有日本的櫻花，倒在醜態風流，獨佔一部。走過屏山背後，看那左首，卻是道螺旋的扶梯。二人移步走上，但見士女滿座，或用洋點，或用著咖啡；卻見臺霞、美菽也在，同著兩個老者，與一個外國人談天。見了雯青等起身讓坐。各各問訊，方曉得這外國人名叫傅蘭雅，一口好中國話。兩位老者，一姓李，字任叔；一即徐雪岑。二人坐著，但聽得遠遠風琴唱歌，歌聲幽幽揚揚，隨風吹來，使人意遠。雪岑問著傅蘭雅：「今天晚上有跳舞會嗎？」傅蘭雅道：「領事下帖請的，約一百餘人，貴國人是請著上海道、製造局總辦，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。還有兩人，說是貴國皇上欽派出洋，隨著美國公使蒲安臣，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事件的，要定香港輪船航日本，渡太平洋，先到美國。那兩人一個是道員志剛，一個是郎中孫家谷。這是貴國第一次派往各國的使臣，前日纔到上海，大約六月起程。」雯青聽著，暗付：「怪道剛纔樓房裡來許多官員，說是出洋的。」心裡暗自羨慕。說說談談，天色已晚，各自散去。

流光如水，已過端陽，雯青就同著華如結伴回蘇。衣錦還鄉，原是人生第一榮耀的事，家中早已掛燈結綵，鼓吹喧闐；官場鹵簿，親朋驛馬，來來往往，把一條街擁擠得似人海一般。等到雯青一到，有挨著肩攀話的，有攔著路道喜的，從未認識的故意裝成熱絡，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獻殷勤，直將雯青當了楚霸王，團團圍在垓下。好容易左衝右突，殺開一條血路，直奔上房，纔算見著了老太太趙氏和夫人張氏。自然笑逐顏開，闔家歡喜。正坐定了講些別後的事情，老人家金升進來回道：「錢老爺端敏，何老爺太真，同著常州纔到的曹老爺以表，都候在外頭，請老爺出去。」雯青聽見曹以表和唐卿、玗齋同來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就吩咐金升請在內書房寬坐。原來雯青和曹以表號公坊的，是□年前患難之交，連著唐卿、玗齋，當時號稱「海天四友」。

你道這個名稱因何而起？當咸豐末年，庚申之變，和議新成，廷臣合請回鑾的時代，要安撫人心，就有舉行順天鄉試之議。那時蘇、常一帶，雖還在太平軍掌握，正和清死力戰爭，各處縉紳士族，還是流離奔避。然科名是讀書人的第二生命，一聽見了開考的消息，不管多壘四郊，總想及鋒一試。雯青也是其中的一個，其時正避居上海，奉了趙老太太的命，進京赴試。但最為難的，是陸路固然阻梗，輪船尚未通行，只有一種洋行運貨的船，名叫甲板船，可以附帶載客。雯青不知道費了多少事，纔定妥了一隻船。上得船來，不想就遇見了唐卿、玗齋、公坊三人。談起來，既是同鄉，又是同志，少年英俊，意氣相投，一路上辛苦艱難，互相扶助，自然益發親密，就在船上訂了金蘭之契。後來到了京城，又合了幾個朋友，結了一個文社，名叫「含英社」，專做制藝工夫，逐月按期會課。在先不過預備考試，鼓勵鼓勵興會罷了。哪裡曉得正當大亂之後，文風凋敝，被這幾個優秀青年，各逞才華，大放光彩，忽然震動了京師。一藝甫就，四處傳抄，含英社的聲譽一天高似一天。公車士子人人模仿，差不多成了一時風尚。曹公坊在社中尤為傑出，他的文章和別人不同，不拿時文來做時文，拿經史百家的學問，全納入時文裡面，打破有明以來江西派和雲間派的門戶，獨樹一幟。有時朴茂峭刻，像水心陳碑；有時宏深博大，如黃岡石臺。龔和甫看了，拍案叫絕道：「不想天、崇、國初的風格，復見今日！」慇懃社友把社稿刊布。從此，含英社稿不脛而走，風行天下，和柳屯田的詞一般。有井水處，沒個不朗誦含英社稿的課藝，沒個不知曹公坊的名字。不上幾年，含英社的社友個個飛黃騰達，入鸞掖，佔鰲頭，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，至今還是個國學生，也算文章憎命了！可是他素性淡泊，功名得失毫不在意，不忍違背寡母的期望，每逢大比年頭，依然逐隊赴考。這回聽見雯青得意回南，曉得不久就要和唐卿、玗齋一同挈眷進京，不覺動了燕游之興，所以特地從常州趕來，借著替雯青賀喜為名，順便約會同行，路上多些侶伴，就先訪了唐卿、玗齋一齊來看雯青。

當下雯青□分高興地出來接見，三人都給雯青致賀。雯青謙遜了幾句。錢、何兩人相離未久，公坊卻好多年不見了，說了幾句久別重逢的話，招呼大家坐下。書僮送上茶來。雯青留心細看公坊，只見他還是胖胖的身軀，闊闊兒的臉盤，膚色紅潤，眉目清疏，年紀約莫三□來歲，並未留鬚，披著一件舊白紗衫，單上天青紗馬褂，搖著脫翻雕翎扇；一手握著個白玉鼻煙壺，一坐下來不斷地聞，鼻孔和上唇全粘染著一搭一搭的虎皮斑，微笑地向雯青道：「這回雯兄高發，不但替朋儕吐氣，也是令桑梓生光！捷報傳來，真令人喜而不寐！」雯青道：「公坊兄，別挖苦我了！我們四友裡頭，文章學問，當然要推你做龍頭，弟是筭尾。不料王前盧後，適得其反；劉蕡下第，我輩登科，厚顏者還不止第一人呢！」就回顧唐卿道：「不是弟妄下雌黃，只怕唐兄印行的《不息齋稿》，雖然風行一時，決不能望《五丁閣稿》的項背哩！」唐卿道：「當今講制義的，除了公坊的令師潘止韶先生，還有誰能和他抗衡呢？」於是大家說得高興，就論起制義的源流，從王荊公、蘇東坡起，以至江西派的章、馬、陳、艾，雲間派的陳、夏、兩張，一直到清朝的熊、劉、方、王，龍屹虎屹，下及咸、同墨卷。公坊道：「現在大家都喜歡罵時文，表示他是通人，做時文的叫時文鬼。其實時文也是散文的一體，何必一筆抹倒！名家稿子裡，盡有說理精粹，如周、秦諸子；言情悱惻，如魏、晉小品，何讓於漢策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呢！」玗齋道：「我記得道光間，梁章鉅仿詩話的例，做過一部《制義叢話》，把制義的源流派別，敘述得極翔實；錢梅溪又仿《唐文粹例》，把歷代的行卷房書，匯成了一百卷，名叫《經義》，最可惜不曾印行。這些人都和公坊的見解一樣。」唐卿道：「制義體裁的創始，大家都說是荊公，其實是韓愈。你們不信，只把《原毀》一篇細讀一下。」一語未了，不防華如闖了進來喊道：「你們真變了考據迷了，連敲門磚的八股，都要詳徵博引起來，只怕連大家議定今晚在褚愛林家公分替雯兄接風的正事倒忘懷了。」唐卿道：「啊呀，我們一見公坊，只顧講了八股，不是華兄來提，簡直忘記得乾乾淨淨！」雯青現出詫異的神情道：「唐兄和玗兄向不吃花酒，怎麼近來也學時髦？」公坊道：「起先我也這麼說，後來纔知道那褚愛林不是平常應徵的俗妓，不但能唱大曲，會填小令，是板橋雜記裡的人物，而且妝閣上擺滿了古器、古畫、古硯，倒是個女賞鑒家呢！所以唐兄和玗兄，都想去看看，就發起了這一局。」玗齋道：「只有我們四個人作主人，替你洗塵，不約外客，你道何如？」雯青道：「那褚愛林不就是龔孝琪的逃妾，你在上海時和我說過，她現住在三茅閣巷的嗎？」華如點頭稱是。雯青道：「我一准去！那麼現在先請你們在我這裡吃午飯，吃完了，你們先去；我等家裡的客散了，隨後就來。」說著，吩咐家人，另開一桌到內書房來，讓錢、何、

曹、陸四人隨意地吃，自己出外招呼賀客。不一會，四人吃完先走了。

這裡雯青直到日落西山，纔把那些蜂屯蟻聚的親朋支使出了門，坐了一肩小轎，向三茅閣巷褚愛林家而來。一下轎，看看門口不像書寓，門上倒貼著「杭州汪公館」五個大字的紅門條。正越趨越腳，早有個相幫似的掌燈候著，問明了，就把雯青領進大門，在夜色朦朧裡，穿過一條彎彎曲曲的石徑，兩邊還隱約看見些湖石砌的花壇，雜蒔了一叢叢的灌木草花，分明像個園林。石徑盡處，顯出一座三間兩廂的平屋，此時裡面正燈燭輝煌，人聲嘈雜。雯青跟著那人跨進那房中堂，屋裡面高叫一聲：「客來！」下首門簾揭處，有一個靚妝雅服二□來歲的女子，就是褚愛林，滿面含笑地迎上來。雯青瞥眼一看，暗暗吃驚，是熟悉的面龐，只聽愛林清脆的聲音道：「請金大人房裡坐。」那口音益發叫雯青迷惑了。

雯青一面心裡暗付愛林在哪裡見過，一面進了房。看那房裡明窗淨幾，精雅絕倫，上面放一張花梨炕，炕上邊掛一幅白描董雙成象，並無題識，的是苑畫。兩邊蟠曲玲瓏的一堂樹根椅兒，中央一個紫檀雲石面的百齡臺，臺上正陳列著許多銅器、玉件、畫冊等。唐卿、玗齋、公坊、萃如都圍著在那裡一件件地摩挲。玗齋道：「雯青，你來看看，這裡的東西都不壞！這猷猷、父丁爵，是商器；方鼎籀古亦佳。」唐卿道：「就是漢器的樅豆、鴻嘉鼎，製作也是工細無匹。」公坊道：「我倒喜歡這吳、晉、宋、梁四朝磚文拓本，多未經著錄之品。」雯青約略望了一望，嘴裡說著：「足見主人的法眼，也是我們的眼福。」一屁股就坐在廂房裡靠窗一張影木書案前的大椅裡，手裡拿起一個香楠匣的葉小鸞眉紋小研在那裡撫摩，眼睛卻只對著褚愛林呆看。萃如笑道：「雯兄，你看主人的風度，比你煙臺的舊相識如何？」愛林嫣然笑道：「陸老不要瞎說，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姐比，真是天比雞矢了！金大人，對不對？」雯青頓然臉上一紅，心裡勃然一跳，向愛林道：「你不是傅珍珠嗎？怎麼會跑到蘇州，叫起褚愛林來呢？」愛林道：「金大人好記性。事隔半年，我一見金大人，幾乎認不真了。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？也不枉她一片苦心！」雯青忸怩道：「她到過北京一次，我那時正忙，沒見她。後來她就回去，沒通過音信。」愛林驚訝似地道：「金大人高中了，沒討她嗎？」雯青變色道：「我們別提煙臺的事，我問你怎麼改名了褚愛林？怎樣人家又說你在龔孝琪那裡出來的呢？看著這些陳設的古董，又都是龔家的故物。」愛林淒然地挨近雯青坐下道：「好在金大人又不是外人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的確是孝琪那裡出來的，不過人家說我卷逃，那纔是屈天冤枉呢！實在只為了孝琪窮得不得了，忍著痛打發我們出來各逃性命。那些古董是他送給我們的紀念品。金大人想，若是卷逃，哪裡敢公然陳列呢？」雯青道：「孝琪何以一貧至此？」愛林道：「這就為孝琪的脾氣古怪，所以弄到如此地步。人家看著他舉動闊綽，揮金如土，只當他是豪華公子，其實是個漂泊無家的浪子！他只為學問上和老太爺鬧翻了，輕易不大回家。有一個哥哥，向來音信不通；老婆兒子，他又無理，一輩子就沒用過家裡一個錢。一天到晚，不是打著蘇白和妓女們混，就是學著蒙古唐古忒的話，和色目人去彎弓射馬。用的錢，全是他好友楊墨林供應。墨林一死，幸虧又遇見了英使威妥瑪，做了幕賓，又浪用了幾年。近來不知為什麼事，又和威妥瑪翻了腔，一個錢也拿不到了，只靠實書畫古董過日子。因此，他起了個別號，叫『半倫』，就說自己五倫都無，只愛著我。我是他的妾，只好算半個倫。誰知到現在，連半個倫都保不住呢！」說著，眼圈兒都紅了。

雯青道：「他既犧牲了一切，投了威妥瑪，做了漢奸，無非為的是錢。為什麼又和他翻腔呢？」愛林道：「人家罵他漢奸，他是不承認。有人恭維他是革命，他也不答應。他說他的主張燒圓明園，全是替老太爺報仇。」雯青詫異道：「他老太爺有什麼仇呢？」

愛林把椅子挪了一挪，和雯青耳鬢廝磨地低低說道：「我把他自己說的一段話告訴了你，就明白了。那一天，就是我出來的前一個月，那時正是家徒四壁，囊無一文，他脾氣越發壞了，不是捶床拍枕，就是咒天罵地。我倒聽慣了，由他鬧去。忽然一到晚上，溜入書房，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無。我倒不放心起來，獨自躡手躡腳地走到書房門口偷聽時，忽聽裡面拍的一聲，隨著咕嚕了幾句。停一會，又是嘩拍兩聲，又唧噥了一回。這是做什麼呢？我耐不住闖進去，只見他道貌莊嚴地端坐在書案上，面前攤一本青格子，歪歪斜斜寫著草體字的書，書旁邊供著一個已出櫃的木主。他一手握了一支硃筆，一手拿了一根戒尺，正要去舉起那木主，看見我進來，回著頭問道：『你來做什麼？』我笑著道：『我在外邊聽見嘩拍嘩拍的聲音，我不曉得你在做什麼，原來在這裡敲神主！這神主是誰的？好端端的為甚要敲他？』他道：『這是我太爺的神主。』我駭然道：『老太爺的神主，怎麼好打的呢？』他道：『我的老子，不同別人的老子。我的老子，是個盜竊虛名的大人物。我雖瞧他不起，但是他的香火子孫遍地皆是，捧著他的熱屁當香，學著他的醜態算媚。我現在要給他刻集子，看見裡頭很多不通的、欺人的、錯誤的，我要給他大大改削，免得貽誤後學。從前他改我的文章，我挨了無數次的打。現在輪到我手裡，一施一報，道循環，我就請了他神主出來，遇著不通的敲一下，欺人的兩下，錯誤的三下，也算小小報了我的宿仇。』我問道：『兒子怎好向父親報仇？』他笑道：『我已給他報了大仇，開這一點子的小玩笑，他一定含笑忍受的了。』我道：『你替老太爺報了什麼仇？』他很鄭重地道：『你當我老子是好死的嗎？他是被滿州人毒死在丹陽的。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樣的病，喜歡和女人往來，他一生戀史裡的人物，差不多上自王妃，下至乞丐，無奇不有。他做宗人府主事時候，管宗人府的便是明善主人，是個才華蓋世的名王。明善的側福晉，叫做太清西林春，也是個艷絕人寰的才女，閨房唱和，流布人間。明善做的詞，名《西山樵唱》；太清做的詞，名《東海漁歌》。韻事閑情，自命趙孟暉\*管仲姬，不過爾爾。我老子也是明善的座中上客，酒酣耳熱，雖然許題箋□索，卻無從平視一回。有一天，衙中有事，明善恰到西山，我老子跟蹤前往。那日，天正下著大雪，遇見明善和太清並轡從林子裡出來，太清內家裝束，外披著一件大紅斗篷，映著雪光，紅的紅，白的白，艷色嬌姿，把他老人家的魂攝去了。從此日夜相思，甘為情死。但使無青鳥，客少黃衫，也只好藏之心中罷了。不想孽緣湊巧，好事飛來，忽然在逛廟的時候，彼此又遇見了。我老子見明善不在，就大膽上去說了幾句蒙古話。太清也微笑地回答。臨行，太清又說了明天午後東便門外茶館一句話。我老子猜透是約會的隱語，喜出望外。次日，不問長短，就趕到東便門外，果見離城百步，有一片破敗的小茶館，他便走進去，揀了個座頭，喊茶博士泡了一壺茶，想在那裡老等。誰知這茶博士拿茶壺來時，就低聲問道：「尊駕是龔老爺嗎？」我老子應了一聲「是」。他就把我老子領到裡間。早見有一個粗眉大眼、戴著氈笠趕車樣兒的人坐在一張桌下，一見我老子就很足恭地請他坐。我老子問他：「你是誰？」他顯出刁滑的神情道：「你老不用管。你先喝一點茶，再和你講。」我老子正走得口渴，本想潤潤喉，端起茶碗來，嚥都嚥地倒了大半碗，誰知這茶不喝便罷，一到肚，不覺天旋地轉的一陣頭暈，碰的一聲倒了。」」愛林正說到這裡，那邊百靈臺上錢唐卿忽然喊道：「難道龔定庵就這麼糊裡糊塗的給他們藥死了嗎？」愛林道：「不要慌，聽我再說。」正是：

為振文風結文社，卻教名士殉名姬。  
欲知定庵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細表。